

如何償靈山此願，則蒲團上具有華那，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？餘無可言，西風滿天，伏維珍攝，以慰此謫蒼露白之思也。」（與劉季平書）

二

亞子，君武兩公侍者：久別思彌結。邇者振大漢之天聲，想兩公均在劍影光中，抵掌而談。不慧遠適異國，惟有神馳左右耳……天梅止齋近况何似？楚儉兄近居滬否？

不慧又病月餘，支離病骨，誰憐季子？今擬十二月過歸故國鄧尉山，容我力行正照。屆時望諸公惠存，為我說銷魂偈。君武，亞子願耶否耶？十月二十八日，三郎伏枕上言。

三

連日甚寒，晨間小雨如烟，不能掃小園子。午後試新衣，并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，蝦仁麵一小盤，蘋果五個。明日肚子泄

否？一任天命耳。某君勸勿歸，然則中秋月餅，且無福消受，遑論其他。」（與邵元冲）曼殊集這類雋妙的文字頗多，舉此數則，略嘗一嚮。他有天生的文人氣質，名士風流。論者謂曼殊散文，絕無海派文人江湖味，無迂夫子古文頭巾氣，亦絕不似炫耀者一意堆砌辭藻。他惟以飽涵詩意之筆，宛轉描寫。「穠纖得中，修短合度。」二語，可以當之無愧。處文章蕪雜之世，讀曼殊文字，真有簡潔清新之感。

戴笠與我共硯記

勞建白

民國十五年筆者投身黃埔軍校，入學報到後最初派到北教場，後又編撥至沙河，待一切安定正式上課後，同學之間始漸有交往，與我同一個課桌，坐在我右邊的是戴笠，因為他常有把頭偏向一邊的習慣，而口也常張開，不用鼻孔呼吸，尤以星期天常來找他的那位朋友，更是臉斜腿細聲音柔弱，不能使人發生好感，後來才知他名徐亮，江蘇無錫人，大學畢業後，再來進軍校，學識能力比我高明多了。有一天自習的時候，戴笠用一張最大的信紙斜斜的向右邊放着，偏了頭用毛筆在寫信，我以前常在有意無意之間用右肘去妨礙他看書寫筆記，

這時始覺頗有耿耿似的向左邊讓了一讓，而眼光亦於無意中看到了他那雖有體，實頗怪的大型字，還在寫着『心香一柱，遙祝健康』兩句，向他母親稟報平安的家信。這才引起了我內心的共鳴，因我那時也有老母在堂，他把信寫好之後，才毫不經意的微笑着隨便問了我一聲：「你不是也需要寫家信？」至此我們才正式有了交往，也常討論些學術上的問題，對主義，對時事我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因此也奠定了我對三民主義信仰的基礎。戴笠平時不多說話，但言必有中，行事待人，頗有古俠士風，且常以母教自勉兼以勸人，駐防東莞實行

清黨時，由於他的建議，致能順利完成，因此這次的卓越表現，已成爲同學中的人望了。不久之後，他因參加騎兵科，我們也就分散了。以後多少年都無聯絡，一直到二十二年，我在陸軍官校任少校區隊長時，他請我在南京鷄鵝巷吃飯，才見了面。並且拿出校長蔣公給他的電報給我看，「在杭州警官學校服務兩年，即無條件保送德國留學」。他勸我也去杭州，因基於老同學的情誼及有去德國留學的希望，從此就作了他的部下，永未逾越，也再不敢當面叫他戴笠了。

× × × ×